



黑白男女

第十五章 黄鼠狼把公鸡的脖子咬断了(中)

(上接 9 月 28 日 A14 版)

此时鸡们已经安静下来。只有个别母鸡喉咙里偶尔呻吟一声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像是感到了下雪天冷。

周天杰伸手把鸡窝门口铁条之间的距离试了试，再次确认，如此狭窄的缝隙，黄鼠狼的脑袋是钻不进去的。黄鼠狼来了，只能闻闻鸡屁，只不过骚扰一下而已，鸡们大可不必惊惶失措，大呼小叫。

回过头来，周天杰循着黄鼠狼留下的印迹，向黄鼠狼追踪而去。他追踪到白菜地那里，又追踪到菜园的篱笆一角，就不见了黄鼠狼的踪迹。菜园的篱笆比不上鸡窝严密，篱笆有的地方空隙大一些，黄鼠狼进出都不成问题。周天杰这时候想，他要是有一条狗就好了，狗可以循着黄鼠狼的印迹，嗅着黄鼠狼特有的气息，一直追到黄鼠狼的老窝，把讨厌的黄鼠狼揪出来。人类老是觉得自己厉害，好像无所不能。其实拿嗅觉来说，人的鼻子比狗的鼻子差远了。狗的鼻子可以闻到十里以外的气息，而人的鼻子呢，连女人排卵的气息都闻不到。人鼻比狗鼻，人的鼻子跟瞎鼻子也差不多。

周天杰没有马上回屋睡觉，他退到门口的台阶上，还要观察一会儿，看看狡猾的黄鼠狼还会不会来捣乱。老母亲天天坐的圆凳子还在门口一侧放着，他没有坐凳子，就那么站着观察。凳面上积累了厚厚一层雪，看上去凳子上像放了一个巨型的发面馒头。

倘若只是阴天，没有下雪，外面会漆黑一团，跟井下的工作面差不多。一下雪

就不一样了，雪花子毕竟是白的，在空中荧荧闪烁，使夜幕看起来不再那么密实。雪花子比不上萤火虫，不像萤火虫那样会在夜空中发出淡黄色的萤光，但也不能说雪花子一点儿光也没有，不然的话，天空怎么会显得有些灰白呢！

地上的白更明显些，白雪铺在地上，像铺满了遍地月光。如果没有“月光”，菜园里或许什么都看不见。有了“月光”的关照呢，菜园里的一切似乎都能辨认。

白菜还长在地里，没有往屋里收。每一棵白菜都包了头，都用红薯秧子捆住，长得瓷丁丁的。这样的白菜不怕冻，在地里长得到过春节都不会烂帮子。白菜上落了雪，但积雪暂时还没有把白菜埋住。每一棵白菜都有些发胖，都像一尊大腹便便的雪人。

雪落在蒜苗上，几乎把蒜苗覆盖住了。伸展的蒜苗等于是蒜苗的手臂，手臂上的分量在一点一点增加。一开始，当分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，蒜苗的手臂还欢呼似地抬一下。当分量增加再增加，蒜苗的手臂就抬不动了，只得垂下

来。但总有个别蒜苗还奋力把手臂举着，仿佛在高喊：我在这儿呢！

菠菜和韭菜是看不见了，它们被积雪盖了个严严实实，连一只耳朵，一根头发都不曾露出。它们一点儿都不着急，相反，身上如同盖了一层被子，使它们觉得很温暖，很舒坦，很美气。

屋里的灯光老吴没有关掉，灯光从窗户透出来，映在雪地上，是一方桔黄的颜色。飞雪一进入灯光所能映照的范围，也都变成桔黄色，顿时显得十分活跃。

周天杰在雪地里撒了一泡热尿，打了一个寒噤，才回屋去了。屋里的灯很快黑掉。

黄鼠狼没有跑远，更没有回家睡觉，它趴在一个洞口处，一直在观察周天杰的动静。黄鼠狼不怕下雪，不怕冷，它外面

穿了一件黄色的长绒皮大衣，贴身还穿着灰白的短绒皮袄，把自己武装得相当暖和。长绒皮大衣和短绒皮袄都是它入冬后刚换的新装，如同小孩子都喜欢在过节时显摆自己的新衣裳，黄鼠狼也愿意在下雪天把自己的新装展示一下。



黄鼠狼没想到群鸡会叫得这么响。它只知道那只公鸡负有每天早上打鸣的责任，伸长脖颈，叫得很响，没想到母

鸡们叫得很响。看来母鸡们平时没遇到凶险，没被逼急，一旦把它们逼急了，它们也会直着嗓子大呼大叫。黄鼠狼不敢恋战，抽出尾巴，转身逃窜。它知道，鸡的主人听到鸡的叫声很快就会出来。果然，屋里的电灯叭地亮起，那个身手还算敏捷的小个子老家伙很快就跑了出来。

黄鼠狼这一回再次改变战术，它悄悄地接近鸡窝，打屁的不要，插尾巴的也不要，要耐心和鸡子们周旋一下。它立起身子，两只爪子趴着用细钢筋栅成的鸡窝门，从左边移动到右边，试试哪个钢筋之间的空隙大一些，试试到底有没有空子可钻。它很快试了一遍，所有的空隙距离相等，它可以探进胡须，可以伸进一点嘴巴和长在嘴巴前面的几颗牙齿，头是绝对进不去的。就算把它的头分成两瓣，恐怕也钻不进去。头钻不进去没关系，黄鼠狼武器多多，除了尾巴，除了尖嘴利齿，还有爪子，它的爪子是可以伸进鸡笼子里去的。它选择了一个中间的位置，将一只爪子伸进鸡笼里去了，如同向站在最前面的公鸡伸出了手，仿佛在说：哥们儿你好，咱们握个手吧！

长绒皮大衣的特点是不粘雪，雪一落在上面就滑掉了。短绒皮袄的特点是保暖，风雪严寒都别想穿透它。黄鼠狼还随带着一条长长的、膨松的、价值不菲的围脖，那是它的尾巴。一般情况下，黄鼠狼并不把围脖围在脖子里，但它必须随身携带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显出它的富有和姿态的高贵。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越是下雪天黄鼠狼越来越精神。有的人是人来疯，黄鼠狼是雪来疯。

见周天杰一回屋，屋里的灯一关掉，黄鼠狼旋即又从洞口钻进菜园。进入菜园后，它没有马上向鸡窝扑去，而是钻进白菜地，在雪人一样的白菜之间潜伏下来。它还要步步为营，作进一步的观察，看看鸡的监护人，那个精明的老家伙，是不是真的回屋睡觉去了。黄鼠狼深深懂得，别看人只有两条腿，人是很狡猾的，是最难对付的。老家伙也许是虚晃一枪，装作回屋睡觉了，实际上却躲在窗户后面，正瞪大眼睛往雪面上观察。说不定老家伙手里还握有一杆猎枪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它的命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。黄鼠狼不止一次领教过老家伙的恶毒。有一次，老家伙放一挂新鲜鸡肝在鸡窝门前，诱惑它，让它吃。它只是嗅了嗅，没有吃。它嗅出来了，鸡肝里有一种毒药的味道。亏得它留了一个心眼，没有贸然吃鸡肝，不然的话，它早就完蛋了。还有一次，老家伙在鸡窝门口布下了一个大号的铁夹子。亏得它小心谨慎，心明眼亮，及时发现了机关，没有往铁夹子上踩，要不然，它的皮毛和尾巴早就变成围在老家伙老婆脖子上的围脖了。

雪还在静静地下，地上的雪越积越厚。黄鼠狼又观察了一会儿，确认老家伙真的睡了，并似乎隐隐听见老家伙打起了鼾声，它才敢向鸡窝靠近。

上一次靠近鸡窝时，它调转身子，掀起尾巴，露出屁眼，冲鸡笼里面放了一个屁。而后，把长长的尾巴探进鸡窝里，在鸡窝里搅活。黄鼠狼的屁有一种特殊的臊味，臊味作为黄鼠狼的武器之一，具有非同凡响的能量。它的构想是先拿臊屁把鸡们熏一下，把鸡们熏得晕头转向，再对鸡们进行骚扰。它明白，它的脑袋伸不进鸡窝，嘴巴伸不进鸡窝，要喝到新鲜的鸡血，吃到美味的鸡肉，不大可能。鸡管如此，它还是愿意把可爱的鸡子们骚扰一下。比如一个男人不能和他喜爱的女人睡觉，把女人调戏一下也是好的。下雪天它不愿意睡觉，也不能让公鸡母鸡好好睡觉。就算吃不到鸡肉，闻闻鸡的味道也是一种安慰。它的尾巴，通过鸡窝门口的缝隙，可以插进鸡窝。别看它的尾巴看上去又粗又长，但尾巴茬子上的毛是膨松的，尾巴茬子只是一根小蛇一样的细棍。比如鸡毛掸子，鸡毛是张扬的，看上去也有些声势。不过那声势是虚的，包在鸡毛里边的是根细细的竹棍。两者的区别在于，“小蛇”是活跃的，而竹棍是僵硬的。黄鼠狼骚扰鸡子们的办法，就是发挥它的尾巴的活跃性，搅得鸡子们不得安生。

鸡子们都喜欢睡觉，天就是它们的钟表，大钟表，天一落黑，它们就钻进鸡窝，开始睡觉。平常日子，它们喜欢睡觉，下

雪天，它们更喜欢早早入睡。外面大雪纷飞，把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尽行掩盖，它们不睡觉干什么呢，男鸡女鸡们不挤在一块取暖干什么呢！

黄鼠狼刚一接近鸡窝，鸡子们就闻到了黄鼠狼身上散发的刺鼻的臊味，都醒了过来。但它们并没有显得特别惊慌，只是小小躁动了一下。它们万万没有想到，黄鼠狼这次对它们使用的是新战法，竟掀起屁股，对它们放起了臊屁。当臊屁打进了鸡笼，着实让善良的鸡子们感到震惊。须知黄鼠狼的臊屁浓度是很高的，恐怕跟传说中的井下超标的毒瓦斯差不多，一遇明火就会爆炸，就会大面积死人。它们不知道黄鼠狼释放的毒屁会不会爆炸，要是会爆炸，那后果就严重了。它们正要掩鼻，正要屏住气息，这时黄鼠狼又把它的尾巴伸了进来。黄鼠狼的尾巴伸进来时，尾巴上的毛是抵着的，一旦伸进了鸡窝，那些被称为狼毫的毛就支乍起来。如果说毛抵着像蛇，一条一般的菜蛇，毛一支乍起来，就像是一条蟒蛇。蟒蛇当然是可怕的，它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吞下一只母鸡不费吹灰之力。鸡子们吓坏了，仿佛面临的是被生吞之灾，“蟒蛇”刚左右动了两下，它们就吓得啊啊大叫起来。

